

天鹅

副刊

主编:施虹
责编:曹晖
执编/版式:杨铭
美编:倪海连
投稿邮箱
a84655106@163.com

《天鹅》金秋主题新诗会

来稿选登

收获

□胡庆军

乡村所有的空地上都晒满了农作物,色彩鲜艳
阳光下,日子呈现出诗一般的晒秋景象

树荫下,几位老人说着有关秋天的那些事
梧桐声落下一两片叶子,让乡村更加简洁透明

此刻,我们可以封存起有关生活的足迹
把热泪盈眶的感动写进生活的十四行诗

墙角下,那朵晚开的菊正拼命地向上生长
故事慢慢透过脚底的土地,心事迫不及待涌了出来

金秋十月 农民画里说收获



《硕果累累》 王淑贤



《绿色生态园》 张凤美



《幸福生活》 王秀芳



《五谷丰登》 郭丽华



《庆丰收》 王伟

秋色有担当

候鸟去南方了

候鸟陆续去南方
留守北方的留鸟开始接管
北方的景色
麻雀盯着农庄附近的低矮树林
鸚鵡盯北方的天空
它们负责任,就是要给
来年归来的燕子们
一个惊喜

色彩有岗位

传统要重视:大部分的黄色
分管收获
红叶负责美,由某一山自行把握区域或树种
那些弯腰的稻
扑鼻的香,主要送谁呢
但得给地留一份

有时

减一分色彩,大地
我得有呼应
有时换一件衣服
如鸟儿换羽
天空是更高了
我没有高,也没有矮
我的天空我负责
有一朵云
某一刻可做翅膀
我想让我的鸟儿
能看见

雨

从天上到大地
雨要走多远
落到平安区域之外
这个秋天,雨有点频繁
忙而不乱,一直似定力
我走在防汛路上
有时多么累,也许就为了
能驱走一片云
或者让人能听信一句
善意的归避

□陈翰乙

秋风辞

□池新可

秋风起兮

秋风起兮,天下静寂
选择一个慵懒的午后
发多年想发的梦
梦里有牛羊,良田万亩
有白菜和星光,妻子贤淑
几个孩子在门前捉蟋蟀
主人闲坐,喝茶
读线装的经史子集
窗明几净,天高地阔
想起远方的故人
将修书一封,问咸阳的
菊花开未

秋风紧

秋风越来越紧了
像一张绷紧的弓
射落了黄叶,晚霞,远山
孤独的大雁,草叶上的蟋蟀
连同颤栗的月光,流水
和正在漏走的年华和梦

它们统统被秋风打包
贴上感伤和怀念的标签
被疾驰的马车运走

它们啊,寸寸都有
隔世的光芒
深藏不露的歌声

黑土金秋

□张利弓

小花变成硬汉
与秋风争斗
江水变成淑女
野性付之东流
乌拉古力和别拉音子山
躲在云雾里
俯瞰这片黑土长出的幸福
黑鱼泡怀抱的水鸟
左顾右盼
寻找南迁的伙伴和路线
满眼悦目的绿
描绘几笔
几声雁叫
就涂抹成赏心的黄
我是田头的一棵白杨树
不收割一颗
迎着秋风晒着太阳的
稻穗和大豆
却和那些兄弟一样
精神庄稼般饱满
走路带风
说话铿锵
秋天的诗歌
浸透劳动的汗水
堆满飘香的五谷
我茅塞顿开
再动人的诗歌
再钢铁的人
也得靠这金秋的丰收
养活

观垂钓

□良木

人工湖上空的阳光很暖
他静静地盯着水面上的浮漂
投入的神情
有着超脱物外的专注

我不认识那个垂钓的人
和鱼也没有的交集
据说它仅有七秒的记忆
我怕一个轻微的转身
就会被忘记

钓鱼不是我喜欢的休闲方式
偶尔远远地看着就好
步入中年以后
这个尘世能让我
用心垂钓的事物越来越少



《包饺子》 费正

过节吃饺子

□马如营

我妈是我爸的小媳妇,半生被我爸娇宠得上了天,大凡女红之事,她是一定不会做的。我们哥仨之所以活着,得以娶妻生子,全仰仗我爸忙里忙外,辛苦周旋。当然,这期间,我姥姥从淮北来到东北,帮衬了不少。尽管我姥姥的针线活像她的方言,土腥味十足,毕竟棉衣棉裤能使我们兄弟熬过漫长、寒冷的冬季。

屈指算来,我爸已经去世三十载了,去岁是他的百年冥寿。——老头儿“走”了,我妈依旧快乐地活着,她衣食无忧,优哉游哉。我和我妈历来不睦,我讨厌她自私、乖戾,认钱不认人;她埋怨我漠视、暴戾,孝而不顺。为了减少母子龃龉,我给她在山里买了井商品房,家私一应俱全。山里没有污染,空气清新,朝暮吮吸日月精华,八十多岁的我妈越发妖冶,大有老蚌生珠之意。我有个侄儿和我妈住在一起,以期照顾她的起居。侄儿经常揶揄她奶奶:老太太,轻点嚼蒜吧——毕竟奔九十关口的人了。

日升日落,几度春秋,人就熟了。如果公务不忙,我几乎每月都要进山,探望一下我妈。母子虽有罅隙,毕竟血浓于水,咋说也是妈。父母活,兄弟姊妹有个扑奔;父母亡,树大分枝各自安好,这个浅显的道理,我心知肚明。别看我妈娇生惯养,做事百无聊赖,可她也有自己的独门绝技,那就是她包的饺子无人能敌,就连嘴巴刁钻的大嫂每每吃了都啧啧称赞,心悦诚服。

我知道我平生最爱吃饺子,尤其是她包的萝卜肉馅,可谓人间美味。我妈给我包饺子有个规律,那就是需要给她表示表示。假如我上一次回家没给她钱,下一次她肯定不包饺子,带搭不理地躺在席梦思床上,手拿遥控器反复换台,以此显示她

内心的焦虑、愤懑,暗示我不够意思,回家没给她钱。如果我掏出哪百元现钞,我妈立即春风拂面,笑容可掬,拉开冰箱瘦肉、切萝卜、焯水、和面。

我不知道我妈包的饺子缘何异常好吃,百吃不厌。与其说每月回家探望母亲,毋宁说是在享受一次饺子香的味道。这个长假,原本要回去看看我妈,解一顿饺子之馋。谁料,来了疫情。无奈,只好给我妈打个电话,做个解释。我妈说,你不回来,我没钱事小,关键是你吃不到我包的饺子,不馋呀?其实,我是一个冰雪聪明的人,我妈这种“话中话”的暗示,作为儿子,我是能够心领神会的。我立马说,妈,我给你“微”五百块钱,你告诉我咋和馅儿好吃。我妈叹口气说,二小子,你永远也包不成妈的饺子。妈是把你们哥仨,还有三个孙子当成馅儿,用心包进去,能不好吃吗……

“爱心”无底,归家喜及辰。见面怜清瘦,呼儿问苦辛。”我与我妈半生争执不断,听了她所说的话,第一次在电话这端无声地流泪了。我打电话嘱托羸弱的弟弟,让他照顾好母亲。弟弟说,以后不要再跟妈争论曲直了,妈那么喜欢钱,她知道我的日子过得比较艰难,每月还给我几百块钱花。这就像妈给你包饺子,方法不同,感情是一样的……

放下电话,我久久难以名状。厨房里,母亲弓背一样蜷曲着腰身,满头白发,慢腾腾地擀皮、包馅儿,然后下锅水煮的情形浮现眼前。几十年,母亲的饺子没有一个煮破皮儿的。她的饺子,就像我们哥仨,无论走快的,还是走慢的,终究都没有掉队,兄弟共生共荣。更像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爱意十足,香火不断,历久弥新。



更多内容请关注
龙头新闻APP
视频号